

《太平广记》类目的动物分类初探*

盛 莉**

<目次>

I. 引言	III. 对佛经动物故事和道教《录异记》 动物类目的借鉴
II. 对《尔雅》动物分类传统的承接	IV. 结论

I. 引言

宋代小说类书《太平广记》分为九十二个大类，有些类目的设置和分类排列表现了中国古代一些日常知识观念在小说这种文学体裁中的存在面貌。如《太平广记》类目的动物分类，一方面承接了以《尔雅》“鸟、兽、虫、鱼”为代表的传统动物分类思想；另一方面又在吸收前代小说集和类书分类的基础上，对以故事型为主兼含其他典故史料的动物文献，进行了侧重小说审美的采摘分类，体现出与知识型类书不同的编纂分类思想。基于此，本文对《太平广记》类目的动物分类进行了初步探讨，期望能有助梳理《太平广记》的成书思想及其所包含的时代文化背景。本文中所讨论的“动物”类目指龙、虎、畜兽、狐、蛇、禽鸟、水族、昆虫诸类，论文中的“分类”一词指广义的按事物的性质异同划分类别，不等同于现代生物学概念中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等分类方法。

* 本文为2012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指导性项目“《太平广记》类目的动物分类”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2G223)。

**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专任讲师，岭南大学中国言语文化学部 专任讲师。

II. 对《尔雅》动物分类传统的承接

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早对动物进行较系统分类的是秦汉间的《尔雅》。其书把动物分成五大类，分类见下表：

类别	所包含动物举例		备注
虫	蛻螂、蚯蚓、蝥、蝻、蝎、蟋蟀、螻、蚰蜒		《尔雅·释虫》云：“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
鱼	鮎、鲤、蚌、虾、鱧、鯢、鯨、鲨、龟、蚌、贝、蝾螈		
鸟	山鸟、雉、皇、鷩鼠、蝙蝠、燕、鸱、舒雁(鹅)、舒凫(鸭)		《尔雅·释兽》云：“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
兽	寓属	麋、虎、鹿、狼、兔、豕、狐、猩猩	
	鼠属	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	
	齧属	牛曰齧，羊曰齧，麋鹿曰齧，鸟曰啖，寓鼠曰啖	
	须属	兽曰鬣，人曰鬣，鸟曰臭，鱼曰须	
畜	马属	野马、骀、骊	
	牛属	犏牛、犏牛、犏牛、犏牛、犏牛	
	羊属	牡羴、牝羴、夏羊、牡羴、牝羴	
	狗属	獠、龙	
	鸡属	蜀	

由上表可知，《尔雅》的动物分类是“虫、鱼、鸟、兽、畜”五大类，其中“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以足的数量和外表有无毛羽来区别鸟、兽。这种分类初步来看是以动物外表特征进行划分，但这种分类标准按照今天的生物学分类则并不准确，因为“鸟”类收录了会飞的哺乳

动物鼯鼠、蝙蝠。

此外,《尔雅》对“鱼”的分类主要以是否生活在水中为标准,因此将龟、蚌、贝、 蜾蜬等列入“鱼”类。

至于“虫”类,虽然提到了“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尔雅·释虫》),而象水陆两栖的“蟆”(蛙)、泥土深处的蚯蚓、土草间的蜘蛛、木中的蝎、树上的蝻(蝉)、房屋内外阴暗潮湿处的蜘蛛等,这些无处不在,体积细小的动物都被划入“虫”类。

“畜”类指家畜与家禽,其设置表明《尔雅》的动物分类包含了以人为中心的分类思想,“六畜”是马、牛、羊、彘(猪)、狗、鸡这几种和人的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

虫、鱼、鸟、兽的基本类名在先秦、秦汉已经比较多见¹⁾。《尔雅》的动物分类体系是结合前人和时代文化背景形成的,其动物分类隐含以动物生活空间来划分的思想,即虫(生活于无处不在的空间)、鱼(水里的动物)、鸟(天空中的动物)、兽(陆地上的动物)、畜(人类家庭中的动物)。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目前已知《尔雅》最早对动物进行较详细系统的分类,但秦汉时期也有一些其他动物分类的思想。如《管子·幼官》将五方四季与动物分类结合在一起:“春季,东方……羽兽;夏……南方……毛兽;秋……西方……介兽;冬……北方……鳞兽;中方……倮兽”。此处划分动物类别是以动物体表覆盖物为分类标准。“羽、毛”对应《尔雅》的“鸟、兽”,“介”、“鳞”两类对应《尔雅》的“鱼”类,“介”类指躯体包裹在骨甲里的鱼鳖类动物。“倮”兽指虫或人的总称。

持类似分法的还有《周礼·考工记》,该书提出动物分为“大兽”和“小虫”²⁾。大兽分为“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鳞者。”“脂者、膏者”可作为宗

1) 李海霞指出:“虫、鱼、鸟、兽四个基本类名在先秦、秦汉已经比较多见。《诗经》里‘虫’出现了5次,指小虫子。‘鱼’出现29次,指水生动物。‘鸟’出现9次,指鸟类。《山海经》几乎不记虫,而鱼、鸟、兽是使用频率很高的类名,用在‘有鱼焉’、‘有鸟焉’、‘有兽焉’句式。这些还不能说明四大类名已经定型了,它们只是初步形成,还需要漫长的发展以达到足够的清晰度。”见李海霞,《汉语动物命名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157页。

庙祭祀用牲，“羸者、羽者、鳞者”可作为乐器的造型题材。“小虫”的定义比较复杂，以外形、行走方式和发声来作为入类标准。

又《吕氏春秋·恃君览·观表》云：“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鳞未尝息也。”“毛、羽、裸、鳞”可对应《尔雅》的“兽、鸟、虫、鱼”。《礼记·月令》亦云春季孟春、仲春、季春：“其虫鳞”；孟夏、仲夏、季夏：“其虫羽”，“中央土，……其虫裸”。

至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顺逆》，“裸虫”不再指一般意义的虫类，可特指人类³⁾。不仅如此，每一类动物都被予以立长，凤凰、麒麟、龟、龙、人分别为“羽、毛、介、鳞、裸(羸)”类之长，人类居于中央，地位十分重要。“故曰，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裸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此乾坤之美类，禽兽万物之数也。”⁴⁾

“总之，《尔雅》的虫、鱼、鸟、兽四大类动物分类系统和《管子》、《月令》的羸、羽、毛、介、鳞五大类动物分类系统对后来的学者影响较大，甚至在7世纪以后唐宋时代仍保留此种系统，如类书《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仍是虫、鳞、鸟、兽四大类，只是将鳞和介两者并列为鳞介部，将介虫提高适当的位置。”⁵⁾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的动物分类系统主要是《尔雅》的虫、鱼、鸟、兽四大类动物分类系统和《管子》、《月令》的羸、羽、毛、介、鳞五大类动物分类系统，而作为一种知识观念的分类方法，动物分类进而也逐渐从知

2) 《周礼·考工记》云：“天下之大兽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鳞者。宗庙之事，脂者膏者以为牲，羸者、羽者、鳞者以为筍虞，外骨、内骨，却行、纤行、以脰鸣者、以注鸣者、以旁鸣者、以翼鸣者、以股鸣者、以胸鸣者，谓之小虫之属，以为雕琢。”

3) 《春秋繁露·五行顺逆》云：“土者夏中，成熟百种……恩及裸虫，则百姓亲附，城郭充实，贤圣皆迁，仙人降……咎及裸虫，裸虫不为，百姓叛去，贤圣放亡。”

4) 见《大戴礼记·易本命》，《四库全书》本。

5) 郭郛，[英]李约瑟，成庆泰著，《中国古代动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识文化的角度进入文学审美的领域,每一类动物都有其所在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于是文学作品里的动物主题分类体现出文化与文学审美相结合的思维特征,《太平广记》类目的动物分类正是如此。笔者将《太平广记》的动物分类整理如下表:

一级动物类目	二级动物类目	一级类目下设动物故事举例	备注
龙	附蛟		
虎			无二级类目
畜兽一	牛		
	牛拜		
	牛偿债		
	牛伤人		
	牛异		
畜兽二、三	马、骆驼、骡、驴		
畜兽四	犬上		
畜兽五	犬下		
畜兽六、七、八、九、十	羊、豕、猫、鼠、鼠狼、狮子、犀、象、杂兽、狼、熊、狸、蝟、麈、麋鹿、兔		
畜兽十一	猿上		
	猿中		
	猿下、猕猴、猩猩、猓然、狨		
狐一至狐九			无二级类目
蛇一至蛇四			无二级类目
禽鸟一	凤、鸾、鹤、鹄、鸚鵡、鹰、鹞、鹞		
禽鸟二	孔雀、燕、鸕鹚、鹞(鸕附)、鸡		

禽鸟三	鹅(鸭附)、鹭、雁、鸛 鹤、雀、乌、梟(鸱附)		
禽鸟四		飞涎鸟、精卫、仁 鸟、鸛、韩朋、带 箭、细鸟、王母使者	无二级类目
水族一、 二、三		东海大鱼、鼉鱼、南 海大鱼、鲸鱼、鲤 鱼、海人鱼、南海大 蟹、懒妇鱼、黄雀化 蛤、夏鲛、东海人、 昆明池	无二级类目
水族四	水怪		
水族五、 六、七	水族为人		
水族八	水族为人		
	人化水族		
水族九	龟		
昆虫一至 昆虫七		蜮射、化蝉、千岁蝙 蝠、蟾蜍、发妖、淳 于棼、李禅、蝗化、 水蛙	无二级类目

由上表可以看出,《太平广记》类目的一级动物类目设置分别是“龙”、“虎”、“畜兽”、“狐”、“蛇”、“禽鸟”、“水族”、“昆虫”八大类。其中,“龙”、“虎”、“狐”、“蛇”是四种单独的动物,这四种动物为何会被拈出设置成单独类目,本文第二部分内容将详细讨论。剩下的“畜兽”类其实是“畜”类和“兽”类的集合,“禽鸟”类包括家禽与野外之鸟,相当于《尔雅》“鸟”类与“畜”类“鸡属”的集合;“水族”类收录生活在水里的动物,相当于“鱼”类,“昆虫”类基本上对应《尔雅》的“虫”类。较之《管子》、《礼记》等羸、羽、毛、介、鳞的动物分类法,《太平广记》类目的动物分类显然承接的是《尔雅》虫、鱼、鸟、兽、畜五大类动物分类法。

《尔雅》的动物分类如前所述,是以动物生活的空间为分类标准,显然,《太平广记》动物类目的分类也隐含以动物生活空间为划分标准的基本分类思想。

以空间来进行类目编排,并不仅仅体现在《太平广记》的动物类目编排上。《太平广记》全书的类目编排体现出一种“天、人、地”的编纂思想,“卷首‘神仙’、‘女仙’生命等级最高,他们由人修炼而成,仙术玄妙,超脱生死,代表着最高天意,自由来往于天界和人间。‘道术’、‘方士’、‘异人’、‘异僧’介于仙凡之间,这些类目中的人物知晓天意、通明变化,许多人最后修炼成为地仙,亦属于“天”的大范围内;从‘释证’到‘铭记’讲述世人入世、仪奉信仰、文化涵养、德行操守、生死运转的方方面面,是对凡人普通生命历程的丰富表现,属于‘人’的大范围;从‘雷’到‘蛮夷’讲述地理气候山川、各类动植物、鸟类昆虫,属于‘地’的大范围。”⁶⁾

在这种排列中也体现出一种空间秩序。《太平广记》的类目里,还设有“蛮夷”类,“蛮夷”类基本上处于全书类目最后,排在“杂传记”和“杂录”前面。全书类目的重心集中在仙、鬼、神、报应、定数等这些同生命灵异、生死因果有关的内容。其名目编排大致有条生命灵异等级的暗线在流动:

仙→道→释→世人→神→鬼怪→生死(再生、悟前生、墓铭)→自然地理
→动植物及鸟类昆虫⁷⁾

在生命灵异等级的排列中,《太平广记》虽然将“仙”置于最高等级,却给予“人”最大的关注。而在世界的空间存在区域里,《太平广记》是以中原地区的人、事、物为中心的。动物的存在与人的存在不可分割,甚至相互幻化。以《太平广记》动物类的二级类目名称和一级类目的故事篇名为例,“畜兽”的“牛”类设有“牛拜”、“牛偿债”、“牛伤人”等二级类目,“水族”

6) 详见拙著,《〈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类目及其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下引本书均同此版。

7) 详见拙著,《〈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类目及其编纂研究》,第60页。

类有《黄雀化蛤》、《夏鲛》、《东海人》等篇，还设置了“水族为人”、“人化水族”两个二级类目。动物的存在空间里亦凸显着人这一个体的思维特征和活动迹象。

洪堡特说：“一切思维的本质在于区分和联系。”⁸⁾《太平广记》动物分类对《尔雅》动物分类传统的承接表明，其分类思想并不以动物外表特征为划分标准，而是基于一种人对动物存在的空间认识，动物类目的择录编排取决于它们的存在与人的关系，对于这一点笔者将在下文详细讨论。

III. 对佛经动物故事和道教《录异记》动物类目的借鉴

如前所述，《太平广记》类目的动物分类在一级类目设置上基本承接了《尔雅》“虫、鱼、鸟、兽、畜”的分类传统，但作为一部以小说审美为主的类书，《太平广记》的动物类目在许多地方表现出独有的编排特点。首先反映在“龙”、“虎”、“狐”、“蛇”四大类动物类目的单独设置。龙和蛇在古代动物分类传统中可归入“鱼”类或“鳞”类，虎和狐可归入“兽”类或“毛”类，这四种动物成为《太平广记》的单独类目说明它们在唐宋时期的文化地位已被提高，同时，它们的文化内涵在小说这种文学体裁里被予以重视。同古代的希腊、西欧和印度寓言故事相比，动物寓言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不占主要地位，对此，陈蒲清先生已有论述⁹⁾。动物形象在中国先秦诸子散文中

8) [德]冯·洪堡特，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于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0页。

9) 陈蒲清先生谈到：“全世界有三个文明古国是寓言创作发达最早而具有特色的国度。那便是东方的中国，南方的印度，西方的古希腊。我们比较一下这三个国家的寓言创作，便会发现下列的有趣事实：无论题材、体式、思想，都分别有两极和中间状态。1.在题材上，中国寓言以人物故事为主，古希腊寓言和继承它的西欧寓言以动物故事为主，分别处于两极；印度寓言处于中间状态，动物形象略多于人物形象。在印度寓言中，既有狮、虎、象、豹、猴、兔、虬、驴、牛、羊、狗、猫、鸦、雀、龟、鱼等大批动物形象，也有国王、帝师、刹帝利、首陀罗、商人、农夫、渔父、法官、小偷、傻瓜等大批人物形象。……”引自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

即已出现,晋代及南北朝小说如《搜神记》、《幽明录》等小说里也开始有较多动物出现,但要达到象唐代小说中那样在故事情节中以动物为主、动物频频开口说话从而形成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动物形象,则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文学积淀、包括吸收诸多佛经动物故事发展而来。

韩国学者卞贵南在《〈六度集经〉의 寓言特色小考—动物寓言을 중심으로—》一文中认为:

《六度集经》的寓言故事,一方面更扩大中国古代寓言的内容(到三国时代,中国古代寓言中的动物寓言较少),另一方面塑造出许多动物形象。《六度集经》中的猿王、鹿王、象王、龙王等各种动物形象确实提供给后代志怪小说中的许多动物形象的素材。例如说,唐代传奇中的《柳毅传》、《补江总白猿传》、《任氏传》等的各种动物形象也许存在印度古代动物寓言中的动物形象因素。¹⁰⁾

中国佛教最初来自印度,中国佛经中的动物故事描写其实是古代印度文学叙事传统的反映,对此,季羨林先生亦以《太平广记》所收《王度》为例,提出《王度》很大可能受印度《五卷书》的“连串插入式”结构即大故事中套入小故事模式影响。《王度》虽以古镜为骨干,但穿插了许多动物故事,涉及到狐狸、蛇、龟、猿、蛟、鸡、熊、黄鼠狼、老鼠、守宫(壁虎),用如此众多的动物故事在小说中套叠故事情节极有可能是受佛经文学里动物故事模式影响¹¹⁾。

10) 卞贵南,《〈六度集经〉의 寓言特色小考—动物寓言을 중심으로—》,《中国语文学》第49辑,2007,第259—260页。

11) 季羨林先生就《王度》的故事结构谈到:“这篇小说以一面古镜为骨干,中间插入了许多小故事:1,婢女鸚鵡的故事。这婢女是老狐所变,经古镜一照,无法遁形而死。2,日蚀的故事。每日月薄蚀,镜亦昏昧。3,古铜剑的故事。4,家奴豹生的故事。……5,胡僧乞见宝镜。……6,王度为芮城令悬镜照枣树,隐藏在树中的蛇妖被照死。7,宝镜照愈张龙驹一家病人。8,弟王勤要去宝镜,携之出游。在这一个故事里又插入许多小故事。1.在嵩山少室,用宝镜照出龟猿二妖真像。2.用宝镜照玉井,照出蛟。3.张琦家女子为鸡妖所祟,宝镜照死鸡妖——一只大雄鸡。4.游江南,……5.跻摄山,数熊当路而蹲,用宝镜照走

《太平广记》大量征引的小说文献中不乏倡导佛教文化思想的小说和典籍，佛教类书《法苑珠林》被《太平广记》引用达到124次，是《太平广记》一部非常重要的引书。

《法苑珠林》卷八十九“会名部”云：

如《般若经》云：“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湿生。四者化生。”又《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云：“有四种生：一腹生者，谓人及畜生(胎生者是)。二寒热和合生者，谓虫蛾蚤虱(湿生者是)。三化生者，谓天及地狱。四卵生者。谓飞鸟鱼鳖。”又《正法念经》云：“畜生无量略说三处：一者水行，所谓鱼等。二者陆行，所谓象等。三者空行，所谓鸟等。”

《法苑珠林》上述引用经典对动物的分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四生法，另一种是动物按生活的空间进行的“水行”、“陆行”、“空行”分类。又卷十“畜生部”“会名”引《楼炭经》云：

《楼炭经》说畜生不同，大约有其三种：一鱼，二鸟，三兽。于此中一一无量。鱼有六千四百种，鸟有四千五百种，兽二千四百种。

从上可以看出，《法苑珠林》征引佛经阐释的动物分类思想是从动物的出生方式和动物的存在空间两个角度来划分的，这说明中国传统《尔雅》的动物分类方式和佛教的某些动物分类方式亦十分接近。

《法苑珠林》不仅有大量对动物分类的解说，还采摘了很多动物故事，象“供养篇”、“报恩篇”、“背恩篇”、“诈畜部”、“六道篇”等均大量引用

数熊。6. 用宝镜照静海涛。7. 登天台，夜行用镜照。8. 李敬慎家三女遭魅病。以镜照之，照出三妖本相：鼠狼、老鼠、守宫。9. 在庐山用镜驱除虎豹。后来宝镜又归还王度。最后镜失踪。全部故事至此结束。这种结构在中国小说中不算太多，但是，这一篇《古镜记》却是很典型的。根据这篇故事写成的年代和环境，受印度影响的可能是非常大的。”引自季羨林《〈五卷书〉汉译本重印后记》，收录张光璠，李铮主编《季羨林论印度文化》(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动物故事来阐说佛理。兹以“六道篇”“畜生部之余”为例,列其条目如下:

- 1、黄初有魅怪
- 2、蜀山有猴国怪
- 3、越山有鸟怪
- 4、季桓子穿井有羊怪
- 5、晋怀瑶家地有犬怪
- 6、高辛氏时有狗怪
- 7、西国行记人畜交孕怪

上述七则动物故事已经是艺术性较高的动物小说,情节奇幻,动物形象生动,这些成熟的小说动物形象对于《太平广记》动物类目的编纂形成显然具有推动作用。如佛经故事中常见的“龙”、“虎”、“狐”、“蛇”、“猿”、“犬”等动物在《太平广记》动物类中排列靠前或内容比重较大。

需要提出的是,佛经动物故事虽然对《太平广记》动物类目的设置有一定推动作用,而《太平广记》动物类目的基本排列结构亦借鉴了其他类编小说集的内容,如张华《博物志》卷三收录的“异兽、异鸟、异虫、异鱼”、干宝《搜神记》中有关动物的报应故事。但这其中最重要的引书当属五代杜光庭的道教小说集《录异记》。

经笔者统计,《太平广记》共征引《录异记》88篇,《录异记》的类目对《太平广记》全书类目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

杜光庭的道教小说对《广记》仙类小说意义重大。“神仙”、“女仙”类小说合计引书达55部。这些引书明显表现出以道教仙道小说为主的特点。“神仙”、“女仙”两类共收小说343篇,其中引自仙传小说的有12部(可能含同书异名。)计《列仙传》5篇,《神仙传》54篇¹²⁾,《汉武内传》2篇,《洞仙传》3篇,《十二真君传》3篇,《神仙感遇传》22篇(含出《神仙感遇录》1

12) “神仙”卷一三《苏仙公》暂存疑,不作葛洪《神仙传》篇目,“女仙”卷五七《太真夫人》、卷六〇《麻姑》实出《塘城集仙录》,有关考据详见拙著《〈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类目及其编纂研究》第三章第三节。

篇。),《仙传拾遗》52篇(含《神仙传拾遗》1篇,《神仙拾遗》3篇,《神仙拾遗传》1篇。),《墉城集仙录》39篇(含《集仙录》17篇,《女仙传》10篇,《集仙传》3篇,《传仙录》1篇,《续仙传》19篇,《神仙记》1篇,共计203篇,占仙类小说总数的59%,12部仙传小说占全部仙类小说引书的22%,但却集中了仙类小说59%的内容,而其中出自杜光庭编纂的《神仙感遇传》、《仙传拾遗》、《墉城集仙录》3部书居然达到113篇,再加上引用杜光庭《录异记》“仙”类的一篇《九天使者》,所引杜氏小说占全部仙类小说内容的30%,可见杜光庭的道教小说成为《广记》仙类小说最重要的引书。《录异记》的类目也反映出包括“仙”在内的诸多类目被《广记》借鉴的迹象,“仙”、“异人”、“感应”、“鬼神”、“龙”、“异虎”、“异蛇”、“异龟”、“异水”、“异石”、“墓”等同《广记》“神仙”、“女仙”、“异人”、“感应”、“神”、“鬼”、“龙”、“虎”、“蛇”、“水族九龟”、“水”、“石”、“冢墓”等类目接近。“仙”、“异人”、“感应”、“鬼神”、“龙”、“异虎”、“异蛇”、“异龟”、“墓”等类目当被《广记》借鉴,或许《广记》还借鉴了《录异记》中亡佚部分的类目。¹³⁾

如上所述,《太平广记》的很多类目同《录异记》相似,特别是动物类目对《录异记》的借鉴。“龙”、“虎”、“蛇”、“龟”作为单独故事类目目前仅出现于《录异记》中,《太平广记》动物类目中“龙”、“虎”、“蛇”三大动物类目极有可能是吸收了《录异记》的动物类目,只不过“龟”类被另划入“水族”类成为二级类目,而佛教文献和唐代小说中常见的动物狐狸则单独开辟为一级动物类目。

《太平广记》类目的特点与《录异记》颇为相似,《录异记》的类目思想对《广记》有重要影响,其序云:

怪力乱神,虽圣人无语,经诰史册,往往有之。前达作者《述异记》、《博物志》、《异闻集》,皆其流也。至于六经图纬河洛之书,别着阴阳神变之事、吉凶兆朕之符,随二气而生,应五行而出,虽景星甘露、合

13) 详见拙著,《《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类目及其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46页。

璧连珠，嘉麦嘉禾、珍禽珍兽、神芝灵液、卿云醴泉，异类为人，人为异类，皆数至而出，不得不生；数讫而化，不得不没。亦由田鼠为鴽，野鸡为蜃，雀化为蛤，鹰化为鸱，星精降而为贤巨，岳灵升而为良辅。金古所载，其徒实繁。晋石葦神，凭人幻物，鸟血鱼火，为灾为异。有之乍惊於闻听，验之乃关于数历，大区之内，无日无之。¹⁴⁾

由序文可知，《录异记》重在讲述人与异类的种种变化感应以及这些异类的为灾为异，受此影响，动物的灵异变化和灾异征象是《太平广记》收录动物故事的两条重要标准。

再看《太平广记》动物类目的排列顺序，依此为：

龙、虎、畜兽、狐、蛇、禽鸟、水族、昆虫

同《太平广记》类目的整体排列特点一样，其动物类目也具有按生命灵异等级高低排列的特点。龙是中国佛教、道教及民间崇拜的动物，《太平广记》的动物类目里，“龙”排在最前面。

虎在佛教、道教和中国民间文化里被认为是危险的猛兽，虎还善能化人，更为奇异的是唐代小说里有很多关于虎帐的故事，即被老虎吃掉的人死后变鬼成为老虎吃人的帮凶，如《太平广记》“虎”类所收《宣州儿》一文：

天宝末，宣州有小儿，其居近山。每至夜，恒见一鬼引虎逐己。如是已十数度。小儿谓父母云：“鬼引虎来则必死。世人云：‘为虎所食，其鬼为依。’我死，为依必矣。若虎使我，则引来村中。村中宜设穿于要路以待，虎可得也。”后数日，果死于虎。久之，见梦于父云：“身已为依，明日引虎来，宜于西偏速修一穿。”父乃与村人作穿。阱成之日，果得虎。¹⁵⁾

这则小说反映出老虎在民间文化里被认为能驱使鬼魂，是种灵异性极

14) (五代蜀)杜光庭《录异记》序，《道藏》第十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三家联合影印，1988年版)，第856页。

15)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482页。

高的动物，对人类的日常生活威胁极大。

“畜兽”类是“畜”类动物如牛、马、骆驼、骡等排在“兽”类之前，说明对人的日常生活关系紧密的动物排列次序靠前。而狮子、象这些佛教文献中的常见动物虽然在唐代小说里记载不多，亦被编入《太平广记》动物类目，位次排列于中国许多本土动物之前。

“狐”和“蛇”也是两种灵异度较高的动物，所以单独成为大类。“狐”类故事在唐代小说中数量激增，这可能是受到佛经中狐狸故事的影响。狐狸多疑，且擅长幻化。《太平广记》设置“狐”类说明狐狸狡诈灵变的形象在唐代和宋初已深入人心，从而也成为小说中的重要题材。

“虎”、“畜兽”、“狐”都是生活在陆地上的各种兽类，由此看来，《太平广记》动物类以陆地上的兽类故事最多。

“禽鸟”类动物体积较兽类动物小，幻化能力低于兽类，对人类生活的威胁也弱于兽类，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从小说的趣味性和传奇性来讲，《太平广记》“禽鸟”类的内容只有四卷，篇幅远远少于兽类和水族类。

“蛇”和“水族”类是生活在水里的动物，蛇的灵异变化能力很高，《太平广记》记载了很多蛇幻化危害人类的异闻传说，将之设为单独的大类。“水族”一词始见于张衡《两京赋》中的《西京赋》，原句为“摧昆蚺，殄水族”，《西京赋》描写长安的奢华，内容驰骋想象、文辞华丽。“族，是一个相当大的层级名。如水族(始见于张衡《两京赋》)、羽族、鳞族、鱼族等。不过‘族’较少见，其同属、种、类的关系不大分明。”¹⁶⁾，从“水族”一词的产生来看，“水族”作为类名显得比较自由随意。和《太平广记》几乎为同一编纂组人员完成的《太平御览》将生活在水里的动物命名“鳞介部”，这一命名标准是根据动物外表特征和生理结构，更为规范。

“水族”类虽然排在“禽鸟”类后面，但收录的故事远远多于前者，这是因为“水族”动物擅长变幻。《太平广记》“水族”类专门设立了“水怪”、“水族为人”、“人化水族”和“龟”四个二级类目。特别要说明的是“龟”类，“龟”在传

16) 李海霞，《汉语动物命名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156-157页。

统文化里被认为是“甲”类(介类)动物之长¹⁷⁾，是一种在传统文化里地位较高的动物，“龟”没有成为《太平广记》一级动物类目可能是因为唐代文人小说里的“龟”故事数量相对较少，同时，“龟”作为一种灵性的动物，对人类的危害不大，很多时候还是帮人们驱除毒害的神物。如《太平广记》记载：

唐明皇帝尝有方士献一小龟，径寸而金色可爱，云：“此龟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常贮巾箱中，有小黄门恩渥方深，而坐亲累，将窜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龟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龟置于侧，可以无苦。”阉者拜受之。及象郡之属邑，里市馆舍，悄然无一人，投宿于旅馆。是夜，月明如昼，而有风雨之声，其势渐近。因出此龟，置于阶上，良久，神龟伸颈吐气，其火如緋，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龟游息如常，向之风雨声，亦已绝矣。及明，驿吏稍稍而至，罗拜庭下曰：“昨天天使将至，合备迎奉，适缘行旅误杀一蛇。众知报冤蛇必此夕为害，侧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气。某等不敢远出，止在近山岩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则天使无恙，乃神明所祐，非人力也。”久之，行人渐至，云当道有巨蛇十数，皆已糜烂。自此无复报冤之物，人莫测其由。逾年，黄门召归长安，复以金龟进上，泣而谢曰：“不独臣之性命，赖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类。所全人命，不知纪极。实圣德所及，神龟之力也。”¹⁸⁾

因为“龟”不但不是人类生活里为灾为异的主要动物，很多时候还象征长寿祥瑞，所以作为小说题材时，其故事情节反而不及凶猛动物小说玄幻神奇。《太平御览》“鳞介部”的动物类目排列是“龙”排在第一，“龟”紧接“龙”后排第二，“蛇”排在“龟”、“鼈”等动物后面，这说明以灵怪玄幻为主的小说类书《太平广记》和知识型类书《太平御览》在同时期编纂动物类目时，动物排列次序的设置标准是不一样的。《太平广记》更侧重动物在人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种种灵异变化和灾异象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体现了编者劝喻、警醒世人的编纂思想。

17) 见前注释4。

18)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888—3889页。

“昆虫”身量细小，能力虽然不及前面的动物，但正因其生活的空间无处不在，所以对人类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太平广记》收录“昆虫”类故事计七卷。

IV. 结 论

《太平广记》类目的动物分类特点既是传统《尔雅》动物分类知识在小说里的反映，也是基于小说这种体裁趣味性、传奇性的审美心理对中国传统文化里动物文化意蕴的采摘。它表明中国古代小说审美视野下的动物分类观念不仅受佛教、道教和民间诸多文化因素影响，还把动物灵异变化的高低和灾异利害程度作为编排标准。动物的分类思想并不以动物外表特征来划分，而是基于一种人对动物存在的空间认识，动物类目的择录编排取决于它们的存在与人的关系。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动物认识观念，对此，笔者今后还将撰文作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义疏》，(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周礼注疏》，(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唐)道世，《法苑珠林》，《四库全书》本。
- (五代蜀)杜光庭，《录异记》，《道藏》第十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三家联合)，1988年影印。
-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
- [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

- 陈蒲清, 《中国古代寓言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年。
- 张光璘, 李铮主编, 《季羨林论印度文化》(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4年。
- [德]冯·洪堡特, 姚小平译,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于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 1997年。
- 郭郛, [英]李约瑟, 成庆泰著,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科学出版社), 1999年。
- 李海霞, 《汉语动物命名研究》(巴蜀书社), 2002年。
- 卞贵南, <《六度集经》의 寓言特色小考—动物寓言을 중심으로—>, 《中国语文学》第49辑, 2007年。
- 盛莉, 《《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类目及其编纂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

<Abstract>

<Tai Ping Guang Ji>'s category classification of "animal" reflected <Er Ya>'s classification knowledge, also based on the novel interesting, legendary aesthetic psychology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the picking animal. It shows that the animal classification concept from the aesthetic perspective in the ancient Chinese novels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many cultural factors such as Buddhism, Taoism and folk, but also the changes of animal and the level of animal calamity as the layout standard. Animal classification thought are not to animal appearance to divide, but from a human's understanding about animal existence space. The arrangement of animal classification depend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animal's existence and human. This is a human-centered ideas of animal classification.

Key Words : <Tai Ping Guang Ji>; category; animal classification

